

烟台故事·祠堂探幽**编者按**

祠堂是家族祭祀祖先或先贤的场所，有着深厚的社会基础和群众基础，是民间建造最好、存世量最多的古建筑群体，是留给后人的珍贵历史文化遗产和有研究价值的实物。以福山为例，仅明清以来域内就建有祠堂400余座，至本世纪尚存51座，其中近20座屡经修缮，至今保存较好，5座成为市、区历史文物保护单位。本报今起将陆续推出“祠堂探幽”系列文章，以飨读者。

土峻头鹿氏祠堂： 敕建并赐祭品

于维平 史纪明



土峻头村位于福山区回里镇，全村300余户人家，90%姓鹿，鹿氏祠堂是族人对祖先“饮水思源，报本返始”虔诚孝思之地。

土峻头鹿氏系清朝福山名门望族。元代，鹿氏祖先从河南中州迁徙至福山县城里。清康熙九年（1670）十一世鹿廷瑛与族兄鹿廷瑄同科考取进士，成为福山科举史上第三对兄弟同科两鼎甲，名噪福山城。

鹿廷瑛考取进士后，被授湖广宜章县知县，官至四川道监察御史，协理河南道，掌山东道，秩从五品。鹿廷瑛一生为官清正，断案清明，成就卓著，为人率直耿介，晚年致仕，在家乡热心公益事业，颇得赞誉，故康熙壬申年（1722）春被封为侍御公。

鹿廷瑛长子鹿永斌、次子鹿永鑑（简体字：鑑）兄弟二人徙福山名山——狮子山前土清岭头脚下建村，以方位名村土清头，后取土岭高大、清为山峻之意，易名土峻头，至今已有350余年，繁衍子孙13代。

清嘉庆二十一年（1816），朝廷为鹿廷瑛追封，敕建鹿公祠并颁发圣旨和两盏金盅、玉磬等祭品，鹿氏子孙便于次年在土峻头兴土木，建设鹿氏祠堂。

鹿氏宗祠位于村东南，坐北面南，占地290.16平方米，建筑面积110平方米。与其他祠堂不同的是，鹿氏祠堂的大门设在祠堂祭祀大厅东侧，面北，与围墙连在一起。据鹿氏族人说，这是因为宗祠南面原为一片良田，鹿氏祖先为了不毁坏良田，对大门的位置做了专门的设计。对此，官宦家族祠堂的殊荣——两尊旗杆只能竖于祠堂祭祀大厅后面（后损毁，修缮未竖）、门楼大门西侧，足见鹿氏祖先崇尚民意和保护资源之高风亮节。

鹿氏祠堂门楼相较祭祀大厅明显偏低，造型简洁，朴实无华。门楣上方悬有一块白底黑字匾额，上书“河南名族 鹿氏宗祠”两排8个大字。这8个字是鹿廷瑛旁系元孙、嘉庆元年进士鹿维基所题。祠堂门楼两侧有墀头砖雕，正面图案右侧为奔跑在祥云中的天马，寓意“飞黄腾达”；左侧为一只獬豸，在中国古文化中，獬豸是能辨别是非善恶的神兽，象征公平正义和勇敢坚强。门楼背面砖雕图案右侧为梅鹿，左侧为仙鹤，寓意“鹤鹿同春，幸福绵长”。

进了祠堂门楼，是由围墙和院墙隔出的狭长通道（俗称夹道），通道前头为一面嵌在围墙里的影壁，图案为“福”字。沿影壁右转，就来到宗祠前厅之前。

前厅面阔3间，居中开祠堂大门，门两侧各置一个圆形抱鼓石，上面雕有形象生动、风格简约的图案：东边的抱鼓石下方阳雕“河马负图”，寓意“王者有仁德”，象征祥瑞；西边抱鼓石下方阳雕“犀牛望月”，寓意“喜从天降”（犀与喜同音）。大门上方走马板、两块墀头团寿砖雕之间有一块白底黑字竖额，上书“敕建鹿公祠”5个大字。大门为三级台阶，门垛为青砖砌筑。祠堂

南面的花格瓦图案围墙中间做一影壁，中写一大“福”字，与大门相对应。

祠堂前厅大门内两侧是开通的，主要用于接待前来祠堂祭拜的宾客，东屋安放一张条几，上面摆放着玉磬和圣旨以及鹿廷瑛生前为官时用过的朝珠、官服等；西屋靠墙置有一张八仙桌，桌前有条几和春凳。前厅大门为三架梁结构，阴阳合瓦屋面，瓦格镂空龙头屋脊，外墙体腰线以下为料石砌筑，腰线以上为白灰抹面，简洁明快。

祠堂院落为一字型甬道，沟通大门和祭祀大厅，甬道两侧各有一株参天柏树，象征鹿氏家族根深叶茂，繁荣昌盛。

祭祀大厅3开间，面阔10米，进深6米，为五檩结构，前廊后厦。大厅为阴阳合瓦屋面，清水“龙头钢叉”屋脊，“钢叉”系清朝皇帝敕建朝廷命官家庙独享的标志。4条垂脊各安装一组陶制小兽——“屋脊六兽”（虚拟名称为走投无路、傍子望月、随风打旗、为虎作伥、赶尽杀绝、鸱吻），门垛4块墀头砖雕分别雕有变形体“福”“禄”图案。大门为普通黑色木板门扉。大门两侧砖垛上书有黑底金字楹联，上联“朝经数代世受国恩科第连登承北阙”，下联“派衍中州脉传家学兄弟同榜捷南宫”。两个棂窗搁木上空白处悬有两块匾额，分别墨书“千百年祖宗如在”“亿万世子孙同荐”。月台游廊由两根檐柱支撑，柱子底部直接没入月台，没有柱础，檐柱上半部分是圆木，下半部分是80厘米高的八面形石柱。这种设计可以避免全用木柱受地面潮湿而腐朽现象的发生，确保房屋结构牢固。大门和棂窗外形朴素，没有太多装饰和彩绘图案。

祭祀大厅内正前方墙上悬挂鹿氏祖先画像，画像两边是宗谱和对联。画像下，安放一个几乎与大厅面阔等长的大条案，上面摆放着鹿氏列祖列宗的牌位及钟形玉磬等。条案以外，大厅内还有12扇屏风，均以竹胎为芯，紫檀木为骨架，外施大漆，上面绘有山水、人物及花鸟等，做工精细，栩栩如生。大厅南二檩上有一处墨书题记：“大清嘉庆二十二年岁次丁丑元孙六世孙全建三月初九日大吉大利”。

鹿氏祠堂建筑经历了200余年的沧桑，如今在满目疮痍中获得了重生。在过去的年代，鹿氏祠堂做过被服厂、办公室和粮仓，虽然祠堂建筑没有损毁，但大量历史文物遭到破坏：鹿廷瑛的官服、朝珠等珍贵物品丢失，嘉庆皇帝敕建鹿氏祠堂的圣旨不知去向，所赐两盏金盅丢失，路口圣旨碑被砸毁，祭祀大厅内屏风红木骨架被拆掉，抱鼓石雕刻和墀头砖雕图案、瓦当被当作“四旧”用石灰、水泥涂抹，楹柱楹联用油漆涂抹，祠堂匾额被摘掉挪作它用……

进入21世纪，欣逢国泰民安之盛世，文物古迹和历史文化越来越引起全社会的重视。2013年，鹿氏宗族264人捐资30多万元，对祠堂进行了修缮，使鹿氏祠堂在同龄老槐树的掩映下焕发出勃勃生机，为后人留下了浓墨重彩的历史文化记忆。

往事如昨

家书抵万金

康勤修

“那一天清晨枝头，有鸟儿唱着挽留，多少泪水中牵挂，挥手告别故乡，栀子花开满窗口，开满窗口，千里万里行走，江河日夜奔流……”每当我听到这一曲荡气回肠的歌，就仿佛又回到了那激情燃烧的青春岁月。

上世纪80年代初，我告别了故乡和亲人，踏上了从军报国之路。

犹记得，那是一个雪花飞舞的下午，吃过母亲为我包的送行饺子，村里的民兵连长和我父母、弟弟、妹妹、二华哥等人，走了20多里山路，把我送到了县人武部。

那天，母亲看到我穿上了崭新的绿军装，人精神了不少，只是军装裹在我那单薄的躯体上，肥大大的，显得极不协调。母亲喜极而泣，不停地哽咽着，眼里噙着幸福的泪花。听弟弟妹妹说，在回家的路上，她抱着我换下的那身打着补丁的旧衣服和那双露着脚后跟的鞋子，心酸难受哭了一路。

第二天中午，我们这批新兵就要离开家乡了。那天县人武部大门口人山人海，送行的人们人挨人、人挤人，把大门围得水泄不通。孩子就要离开家乡了，家长们一个个焦躁不安，放心不下，千叮咛万嘱咐……当我们背着背包上了大客车，从车窗内探出头来向亲人挥手告别时，这些十七八岁的小伙子，一个个哭成了泪人。这是我第一次因为离开家乡、离开父母而落泪！这也是我第一次经历离别的场面，所以记忆深刻。

那一天，负责运送新兵的六辆大客车一字排开，摆满了县人武部的大院子。客车的车头上挂着用红绸布扎的大红花，车身上贴着“一人参军，全家光荣”“踊跃应征，参军报国”等标语，新兵们胸前戴着大红花，个个精神抖擞。当大客车开出县城后，便一路往城北飞奔。经过3个多小时的颠簸，傍晚时分到达新泰火车站。稍稍休整了1个多小时后，我们坐上了一辆老式闷罐车。这也是我第一次坐火车，第一次近距离看到火车车厢内部是什么样子。

这辆闷罐车走走停停，历时两天两夜，终于把我们送到胶东半岛腹地的军营里。在这里，开始了我的“兵之初”。

每一天清晨，我和战友们从练齐步、走正步、喊“一二一”起，迅速投入到新兵训练生活中，时刻准备上前线打仗。“平时多流汗，战时少流血！”新兵连王连长这样动员说。在新兵连里，我们每个人都很努力，大家都铆足了劲，尽快实现从地方青年到合格军人的转变。

每一天，紧张枯燥的训练结束，我浑身就像散了架似的，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，思乡之情便油然而生。然而，那时通信技术还很落后，不像现在智能手机这么普及，新兵想家的时候，就靠写家信向父母倾诉一下，以排解想家

的寂寞。

“江水三千里，家书十五行。行行无别语，只道早还乡。”从古至今，哪里有漂泊，哪里有别离，哪里就有牵挂、有乡愁，哪里就有家书。新兵信多，是那时军营生活的真实写照。

部队每周都会安排一个晚上让战士写家信，这在当时军事训练强度大、时间紧任务重的情况下，十分难能可贵，充分体现了部队的人性化管理和以情带兵，尤其对新战士来说是一件无比幸福的事情。

一到周末，新兵们就跑到军人服务社里，用平时省俭下来的津贴费，买来笔、信纸信封和胶水。回到宿舍，便迫不及待地把信纸铺在床板上，坐着小马扎给父母写家信，向家人汇报自己的学习、训练和生活情况，让亲人们放心。每封信的字里行间里，无不传递着浓浓的思乡情。

那时，我们写好家信后，都是由连部通信员到驻地邮局统一寄发，并在信封上加盖“义务兵免费信件”红色三角戳，不用贴邮票。这是国家给我们的福利，尽管省钱不多，却让人感到自豪和温暖。

“烽火连三月，家书抵万金。”诗人杜甫在《春望》中如是说，极言家书之珍贵。一纸家书，纸短情长。展开纸笔奋笔疾书，字里行间饱含着对家乡对亲人的思念。而迫不及待地展开信笺，一字一句地细细品读家书，一种见字如面的亲切感、幸福感，也会扑面而来。

“勤修吾儿，见字如面：你要听领导的话，好好干，好好表现，当个好兵……”这是我收到的第一封家书的开头，至今还清晰地记得。当年我在军营里收到的家书，都是父母托人代写的。我父母没有读过多少书，他们不会写信。父母的来信尽管没有大道理，都是一些大实话，但字字都是爱。每次阅读家书，那真是“见字如面”，就如同父母在眼前一样，感到格外亲切，尽管每封信上写的都是一些朴素的道理，但于我来讲却显得格外神圣。每当读完父母的来信，我都小心翼翼地珍藏起来。

当年，那一封封满含父母深情的家书，时时激励着我，让我去做最好的自己，走好人生的每一步；那一封封充满父母期待的家书，它像一盏盏指路明灯，激励我求上进，伴我走过了漫漫从军路。一封封家书，寄托着父母的殷殷期望，传递着浓浓的骨肉亲情。

今天，随着科技的迅猛发展，现代通信技术进入百姓生活，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交流十分方便，人们几乎不再写信了。如今的边关哨所再也不是以往的信息“孤岛”了，戍边军人同样可以实时联通世界，既省时又便捷。作为一个有过20多年军龄的老兵，看到这些，我既感到高兴，更感恩这个欣欣向荣的新时代。